

東

嘉

錄

東嘉先哲錄序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
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志有云古
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
使之以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
注而治效自別否則志足以立懦敦薄
而馨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然

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泚所鍾人物之生其來尚矣晉唐以前志載無考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

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與
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庶後真
儒彬々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
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
粹然瑩無瑕類其氣象何如耶使上
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尚何善治之
不可復哉姑痛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
故所就之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

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在上
可稽然散而弗屬雜而弗著鄉之後學
罔繇詳考率莫自知吾溫人物多以其
盛之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
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平為材且實矣使
散而置之抑孰知平為一方一庫之所產
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宗虞部負分
部平陽王君廷望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吾儒事也况生長吾地見聞
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
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斷許
可之辭足為後學矜式者彙次裒軫萃
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
引捐俸鑿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數邑郡
人也復命贅一言于末簡數觀其采擇
審證據明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

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之實森然在目
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止廷望君之謂也願敷無似於
道固罔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
而願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
主事後學瑞安李敷拜書

題東嘉先哲錄後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
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晉
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
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
遠而於世何所闕乎誠使反其
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
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昭示無窮

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
舍其切於己者而徇夫為諸人者
是可惜也南齊虞部負外郎
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
輒蒐輯溫之昔今名公儒碩德
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
垂世者彙成一錄為卷二十首之
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

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
焉題曰東嘉先哲錄一郡之文獻
於此焉足徵矣間辱以示暘深
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
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
迥絕博聞強識自其弱冠時吾郡
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
筮仕以來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

其取重於公卿而見推於士夫有由
然矣是錄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
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
俗之淳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
一脉未嘗斷絕焉而東嘉之先聖
所賴不朽者實在於此視彼泛用
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
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

顧學夫子者也諸先哲之目有不
瞑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
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時也而
暘獨云云者三秉彝好德之誠觸
於所見而不可遏云
正德丁卯春正月阮望樂於鄒暘
書于南京之翰林院

凡例

一是編攷之史傳諸書及名賢集中可徵者參以郡邑志錄之如其已詳不復引用郡邑志

一他書載有而不見於郡邑志者收入如縣志志所載他無可考証此不收入

一名節玷闕者此不收入

一諸公著述書目悉附於其人言行之後惟人言不稱與無可考証者並不收入

一有姓名略見於其書而不可攷其言行之詳但有關於永嘉之學者此亦附收其姓名否則互

見他錄中

一或一人一事而各有紀載則並錄之雖重複不削蓋考証貴衆故也其或一人兩見而名與事微有不同亦並存之而各從本文

一諸公姓名籍貫見於某書俱分行旁注竊祖朱子名見唐錄之義庶免妄冒貽誚如止注以郡邑志者亦以他所紀載互見焉

一諸公俱以特之先後編次每卷自為類

一此編主於先哲例不收女德獨王梅溪收其令人擴誌不依常例

一名字稱謂見於群書者或不能同今各從本文
庶見傳信之實

一後學於先哲依程子稱官爵謚號無則稱先生
一引用群書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孝順事實

大明一統志

周易會通

宋史

二程全書

春秋會通

元史

儒志編

朱子伊洛淵源錄

朱子名臣言行錄

呂東萊文集

王梅溪文集

陳龍川文集

周平園文集

林霽山文集

吳草廬文集

陳子上存稿

誠意伯文集

朱子語錄

晦菴文集

張南軒文集

陳止齋文集

葉水心文集

樓攻媿文集

方蛟峰文集

虞邵菴道園學古錄

宋太史文集

蘇平仲文集

文山先生文集

胡祭酒文集

楊東里文集

擊壤集

章恭毅年譜

皇朝名臣通錄

文獻通攷

玉海

周密齊東野語

水東日記

余忠宣青陽文集

遜志齋文集

楊鐵崖文集

章恭毅文集

戴仔家傳

東都事略

合璧事類

通鑑節要續編

陶九成輟耕錄

晦庵同年錄

元文類

詩話

詩林廣記

瀛奎律髓

歷科登科錄

天順日錄

進思錄

八閩通志

金華府志

溫州府志

平陽州志

一未閱之書多所收不無遺漏宜俟續錄

東嘉先哲錄目錄

卷之一

先達

王儒志

開祖

景山

林塘奧

石

介夫

蔡八行

元康

瑞安

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恭叔

劉起居

安節

行己
永嘉
承嘉

劉侍郎

安上

元禮

鮑敬亭

若雨

商霖

沈先生

躬行

彬老

卷之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景衡

少伊

陳先生

經正

貴一

陳迪功

經邦

平叙

謝先生

天申

用休

潘先生

旻

子安

卷之四

朱子門人

戴臨江 述
趙先生 霄
宋尚書 之才

明仲 永昭 永嘉 廷佐 平湯

葉祕書

賀孫 西山

陳潛室

埴

徐先生

寓

徐先生

容

味道 永嘉 永器 永嘉 居父 永嘉 仁父 永嘉

卷之五

朱子門人 張氏門人附

巨金

林龍圖 湜

蔡先生 懋

沈先生 佃

錢先生 木之

曹文肅 叔遠

周先生 佃

戴藍運 蒙

黃先生 顯子

蔣先生

正甫 平陽 平行夫 平陽 仲嘉 莊嘉 永嘉 樂清 子山 樂清 器遠 瑞安 伯莊 永嘉 養伯 永嘉 敬之 叔蒙

卷之六 周郡倅

去非

直夫
永嘉

名儒

薛常州

李宣

士龍
永嘉

卷之七

鄭龍圖

伯熊
伯英
景元

景望
永嘉
永嘉

名儒

陳文節

傳良
止齋
幼學

君舉
瑞安
行安
瑞安

蔡文懿

卷之八

一
長

名儒

葉文定

適水溪心

戴文端

正則
永嘉
肖望
嘉則

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淳

忠甫
永嘉

陳說書

鵬飛

少南
永嘉

薛恭翼

叔似

象先
永嘉

林婺州

拱辰

岩起
平陽

徐潮州

定

德保
永嘉

卷之十

名儒

葉先生

仲堪

永嘉

朱先生

黼

文昭

徐教授

元德

瑞安

王東巖

與之

次點

錢少卿

文子

樂清

姜教授

得平

永嘉

陳先生

季雅

永嘉

黃先生

仲炎

永嘉

目錄

卷之十一

名臣

呂先生

大士

薛先生

據

章清所

仕亮

史先生

伯璿

徐教授

興祖

張學正

謙

朱學正

謚

模卿

永嘉

叔容

平陽

時雍

文璣

平陽

宗起

永嘉

思寧

王忠文

十朋
梅溪

艷齡

樂清

原缺

卷之二十
金上舍

九萬

平鵬程

詞章

倪司勳

濤

巨濟

林太常

季仲

永嘉

潘轉菴

榿

德久

趙靈秀

師秀

永嘉

李秘書

孝光

季和

汪桐陽

五峯

樂清

鄭處士

昂

平陽

處抑

平陽

進鄉

高都事
林長史
蘇編修
李趾菴

目録
明 溫 伯 應
衡 祁

則 瑞 伯 永 平 平 君 瑞
誠 安 恭 嘉 仲 陽 壽 安

東嘉錄卷之一

後學王朝佐編

先達

王儒志

王景山永嘉人

見一統志

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穎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闕下試六論賢良趙彥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

並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
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
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所著書多不
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言復者性之宅
无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
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
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
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
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也吾何取已哉是
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

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維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以得其緒餘矣於乎慶曆以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群聖人之道至濂溪
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
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
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
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
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
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

見蘇平
仲文集

王開祖儒志一卷

見宋史
藝文志

林塘奧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

見一統志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岢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挈孳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藪以延之佳山水無不至持罕趨郡

見陳止齋文集

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不

講先生少從管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闕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

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

並止齋文集

蔡八行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

見郡志

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爾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崇寧中下第忽不樂謂其友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如此得非吾親有不安乎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已淹時尋亦愈

見許景衡撰墓志

其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優游涵養日超自得一時賢

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在京師逆旅失金有得之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為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

並墓誌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質諸

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

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

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周恭叔字行己永嘉人

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

事

伊洛淵源錄

周以官事來求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

有涪陵行

見祁寬記和靖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於惡

見胡氏本拾遺

張思叔見道楷禪師說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

伊洛淵源錄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伊洛淵源錄

行已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

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豐司業稷騶從闕敦
化堂下行已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
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
之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
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湏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
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志郡

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

伊洛淵源錄

周氏行已恭叔錄伊川先生語

見周易會通

周行已集十九卷

見宋史藝文志

浮址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

永嘉周行已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
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
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所居謝
池坊有浮址書院見文獻通考

劉起居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見伊洛淵源錄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
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弟令徽猷閣待制安上相
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遊太學元符三年
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

青
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
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
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
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
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
公方謁告省親既陞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
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
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
斥公在言貴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
荐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

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
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
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饑者充
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
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
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老以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
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方遣其屬具舟
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
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闕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無
一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

亦持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
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
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
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
始云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
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
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然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
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
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

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
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
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
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
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
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逾百口上下
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
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
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嘗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
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
賑濟公䟽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
使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
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
以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
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聞者將愬
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庭無可治
之事或踰旬不施答朴伊洛淵源錄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
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
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
皆忘却了

見上蔡語錄

予官吉之永豐簿治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誠問
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嘆仰
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二
程全書

劉安節文集五卷

見宋史藝文志

劉左史集四卷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

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監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歿見文獻通考

劉侍御

劉安上字元禮永嘉人見郡志

公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俱以學行為鄉里所推縣薦於鄉同遊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伊川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行選除太學博士大觀元年提舉兩浙學事陞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醞籍有大臣體即日除監察御史有推鞠多以屬公持

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
擔日為去計二年六月遷侍御史性謹密凡風聞事
皆反覆詢究或遣親厚叅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
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可謂詳審屬蔡京
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嬰其鋒公抗章極言其罪
數十條至謂斬臣頭以謝蔡京斬蔡京頭以謝天下
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報又與中丞石弼率同列廷
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公遷右諫議大夫
逾月丁母憂政和元年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
京落致仕至都堂治事公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府

坐以所差試官撰號差互罷奉祠再起知婺州奏減六
尚衣造花羅數仍乞不為後例市田以給浮橋民刻
石紀之移邢州以祖母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
百姓扶迎屬路歲饑活民以殿官罷宣和元年起知
舒州遂以疾致仕公有至性事親孝居父母喪幾至
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惟恐後未嘗私謝在御
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稿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

三十卷

見周恭叔
撰墓誌

劉安上文集四卷

見宋史
藝文志

劉給事集五卷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

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

中有彈蔡京疏

見文獻通考

鮑敬亭

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

見伊洛淵源錄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見和靖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和靖曰賢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和靖曰曲禮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亦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

教某說不過如是

見祈寬記和靖語二程全書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先生答云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問陰

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器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先生答云如是涵養

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見我乎云云觀此一
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
得不然先生荅云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孟子曰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
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先生荅云何以
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並二程
全書

鮑君商霖率二三子自永嘉來學于伊川先生勤苦
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人以君為畏
友也一日謂予曰永嘉素號繁麗而雁池又其衝也
吾家作亭於其南而中間大湖浩然若干里江濤之

阻吾將彩衣婆娑其下雖繁華於我何加予應之曰
噫子言過矣使子有主於中雖坐諸紛華中可也不
然特形苦而心馳一勺之水柰子何昔吾聞諸先生
曰學之道始乎敬而已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
予推是言而求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期年而未
之得也雖然嘗以是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悖自謂含醲浸化亦將庶幾乎先生之門矣子
無意乎言未既商霖起拜曰予無敢言矣吾今而後
知夫子之道大而子不予欺也請命其亭曰敬

見張叔

敬亭
記

有荅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伊洛淵源錄

沈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瑞安人

見郡志

甫冠遊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為古學嘗貢禮部不中即歸侍丁憂哀毀骨立始效古正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

始從塘奧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為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

奪

並志

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數千里外從

程呂問學

文見止齋集

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

見葉水心

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

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
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
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余觀自古堯舜
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
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
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
之士也哉

並水心
文集

東嘉錄卷之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

本宋史傳

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為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

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陸冠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貪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緣夤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諂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

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怨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脩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閩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

下網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通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憲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林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

景衡家温州官舍一區本傳

許景衡之議論剴切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諂邪所抑
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史論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
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
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見樓

攻媿
文集

許景衡橫塘集三十卷

見宋史
藝文志

橫塘集三十卷陳氏曰尚書左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
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
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見文獻
通考

陳先生

陳貴一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叙同受學永嘉人名

見唐錄

見伊洛
淵源錄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先生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
以賂之爾故拒之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先生曰日
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

及也問興於詩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少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問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

飽公無餒乎

見二程全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伊洛

淵源錄

陳迪功

陳經邦貴叙名見唐錄

見伊洛淵源錄

陳經邦大觀三年進士終迪功郎

見平陽州志

貴叙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見二程全書

謝先生

謝用休名天申永嘉人名見唐錄

見伊洛淵源錄

謝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先生曰不然
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
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
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
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
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

理會得聖賢氣象問北郊之禮先生曰北郊不可廢
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
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
凡用物皆尚純籍用稿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
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
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
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
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荅曰相公見聖人不
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
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

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荅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言耶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生曰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先生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

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見二程全書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見伊洛淵源錄

潘先生

潘子文名旻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先生曰此為子

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問如師也過商也不及如
論交可見否先生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
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人之交又
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先生曰毋友不忠信
之人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生曰不可使知
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見二程
全書

戴臨江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

見郡志

孝友直諒為文操筆立成試廣文館擢異等以科舉
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為己者遭父憂廬墓終

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

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方沈涵充擴日進未已友朋鄉黨期以有為于世而年終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

見周博士所撰

墓誌

從伊川求成己之學仕至臨江太守弟迅亦以文學

稱

見一統志

趙先生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覲郡

周行己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

十歲為猛虎行鄉大人先生莫不奇之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兄異財稍長曰非也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入太學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長葛簿以選為濟州教授道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之變名聞京師除辟雍正向用矣不幸有疾卒于官

並
志

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

見
晦

菴
集
文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親
于語

宋尚書

宋之才字廷佐平陽人

見平陽州志

政和間從楊龜山學得程氏正脉性恬靜操履潔白
難進易退自號雲海居士有雲海槩帚五十卷見一統志
瑞安縣學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紹興十二年敷
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見止齋文集

雲海少師乃碩其穫

見林霽山文集